天山飛俠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回　黑颶肆狂威　邪火無功歸大化　玄冰森冷煜　陰雷一擊奏殊功

下一回▶

三人由昨夜起一路奔馳跋涉，水米不沾，又在當地冒著奇寒走了一整天，這時天已戌未亥初，外間早已入夜，仗著少年氣盛，資稟又好，一見寒氣壓力太大，步履艱難，比起平時行路要慢十倍，峪中天時不辨早暮，惟恐到晚誤事，面具不能摘下，雖然腹飢，也沒法取食，準備走到地頭再作計較。又走一陣，眼看前路迷茫，老是一眼望不到底，算計天時必已不早，萬一到時寒潮發動，豈不白送性命！正自互相愁急，忽見前面似乎有霧，越往前霧氣越濃，一會便走人霧中，覺著冷氣減了許多。三人不知那是寒潮將起以前景象，一路平坦，並無阻礙，已然走慣，又見寒氣壓力全都減退好多，不似先前又冷又吃力，身略鬆快，正準備再走一段，如無警兆，便乘這冷氣減小時取出於糧吃飽再走。不料前面不遠，腳底便是風穴，走著走著，霧氣越濃，不能相見。柳春見大家腳底加快，想起小時霧中行路，曾經跌傷過一次，濃霧迷路，知道前面是什境地？萬一風穴就在對面，或是有什危礙，這等走法豈不撞上？正想手拉左右二人將勢子改緩，試探前進，倏地腳底一虛，三人倒有兩個踏空，柳春也被帶落下去。

那風穴深達二十多丈，由上而下，勢絕陡斜，滿是玄色堅冰，滑溜已極，一任三人身法輕靈，驟出意外也難挽救，幸而臨變機警，正對穴口這面勢稍傾斜，一覺不好，互相提氣穩住身形，往後面冰壁一仰，依然連肩把臂順壁而下。滑落才只一半，就這瞬息之間，濃霧忽退，眼前景物歷歷可辨，除寒冷未增外，又回覆了先前景色。一晃及地，見當地

乃是一個方廣百餘丈的深穴，對面一座危崖，上矗天半，左右兩面，冰柱交錯佈滿壁間，似可攀援上去，來路一面，卻是一片極平瑩堅滑的冰壁，地面密佈霜粒，倒也平坦，危崖傾前，將穴底蓋去大半，似欲崩塌，形甚險要，光景昏黑。近底一面往裡凹進更深，暗影昏茫中，似有兩個丈許大洞，左右並列。心疑風穴便是此地，忙趕進前一看，洞在壁上，全是六角形，黑黑的，看去甚深。此外壁間孔竅甚多，形勢不一，最大的寬僅四五尺，深不及丈，知已到達。那風穴表面並列，實則一前一後，由左走入，便達後洞。只奇怪這寒潮黑風出發之所，怎如此安靜？不特微風不揚，連冷也比上面要差得多。試再低聲問答，竟和尋常差不多，疑是主人默佑，好生心喜。因是腹飢難耐，略一商計，雖然主人暗助，事情決無如此順手，趁此時機，吃飽為是。

三人中，柳春最是志誠恭謹，覺著不問如何，此間總是主人地方，五老和諸師長尚且不曾輕視，何況自己後輩。難得一路行來並無絲毫敵意，如與途中死人比較，縱未暗助，決未作梗，理應通誠致謝才是，便朝丁、梁二人示意說道：「我弟兄三人，未學後輩，毫無法力，如非幹老仙翁默佑恩憐，怎能到此？吃完再謝有失敬意，現已時機緊迫，老仙翁素對後輩仁慈，決不坐視人險，我們拜謝完了再吃吧。」

丁、梁二人聞言會意，同聲答道：「此時寒冷大減，定是仙翁仙婆恩憐默佑。戴了面具有失敬意，正想取了下來，和你一同拜謝再吃呢。」說時，似見洞口有兩個怪裝束的人影一閃。三人只作未見，率性做作，連糧袋一齊取下，只恭恭敬敬全數拜倒在地通誠祝告，求老仙翁仙婆垂憐默佑，許其人穴取寶。剛剛拜祝完畢，忽聽哈哈一笑，先前途中取劍火化少年時也有這類的笑聲，估計不出是兇是吉。事已如此，只率認命前行。

也是三人該有福緣，又是上好根骨貌相，正對主人心思。內中一人更有夙因，敵意早已化除。眼看危機將臨，丁良正取食物時，瞥見左側洞中黑影裡似在閃動，忽想起現在不知何時，這裡正對著風穴，自來天變老是先熱後涼，此時天氣毫不覺冷，大出意外，方才祝告並無回應，笑聲難知主人心意，萬一寒潮黑風突自洞內衝出，如何禁受？壁間好些現成洞穴，均可容身，正好背風，就有不測，互相擁擠抱持，等寒潮過去再打主意入內，豈不穩妥？心念一動，提起糧袋用具，把手一揮，同到崖下，擇一較大洞穴，三人縱身人內。那洞外觀只容一人出入，深僅四五尺，橫裡竟達丈許，內裡還有兩根斷石柱可供坐起，這一來自較放心。食物已取出，全都凍硬，少年志力堅強，又當腹飢之際，正吃得甜頭上。

三人料有數日耽延，所帶食物，除幹脯外皆淳于荻所賜，留存備用的餅餌甜食之類，為

數甚多。為防雪水大寒，丁良又帶了一葫蘆酒來。丁良坐處正傍門側，糧袋也放在石筍之上，為了起身方便，均由丁良分配，隨吃隨取。這時正取了三片去骨風雞脯，取開葫蘆蓋，說：「此酒十五叔特製，能御奇寒毒氣，又免口渴。」方勸柳、梁二人各飲兩口，忽聽隔壁有人道：「你聞，好香的酒，不知哪裡好買，問這娃兒二聲如何？」另一人答道：「你沒聽說是特製的麼？就有地方買，師父不許遠出也是無用。可恨妖道空吹大氣，還不到來，累我們在此枯守。你看冰壁已現冰珠，再如來晚，放時風力更大，我們再封閉不住，在牛鼻子到前放出，師父又說我們廢物了。」前一人道：「幾時我們也弄點好酒好菜吃上一頓，如何？」丁良聽出是兩個怪徒，猛觸靈機，不俟另一人答言，忙接口道：「酒菜我們帶有不少，二位道長如不嫌棄，賞光如何？」連問兩聲，不聽回應。

丁良因乃師曾說兩怪徒隨主人隱居這等寒冰地獄，甚是清苦，上次天山打獵遇兩怪徒，尚是第一次出山，彼時曾見兩怪徒正在烤吃山羊。料聞酒肉香味動了饞吻，只不好意思索取，立把酒葫蘆連同醃風食物各取了些，剛剛縱出洞外，口喚：「道長何在？這點微物望乞笑納。」邊說著話，待往風穴送去。忽聽大喝：「今夜寒潮黑風相繼而起，較哪一天都厲害，已快發作。你這娃兒既敢同人來此，怎一點不知厲害！」丁良心靈膽大，聽出對面師徒決無惡意，聞言雖然暗自吃驚，並不就退，仍舉酒食說：「道長請用。」忽然一隻又黑又瘦的怪手平空出現，將酒食接了過去道：「我已收你東西，快回原處去吧。你們索性儘量吃飽，在上面等著。那地方藏身最好，不等黑風迴穴，千萬出來不得。」

丁良聞言喜謝，趕即縱回，隨聽隔壁二人埋怨爭論之聲，聽不真切，知道難發在即，不知何時再能進食，互吃了十成飽。匆匆收拾停當，剛把頭往外一探，便見兩點其紅如火的流星，自來路空中飛瀉下來，落地現出兩人。一個頭戴卷邊寬大箬笠，貌相清瘦，面帶詭笑。一個大頭紅臉，濃眉如漆，目射黃光，身材矮胖。俱都身穿道服，赤足芒鞋，背插長劍，腰繫革囊。胖的一個肩上還斜掛著一個長約二尺茶杯粗細深紅色形似竹筒之物。丁良好奇，元旦閱操時聞有異人要來，暗中留意窺伺，後來山主送客，恰巧遇上，偷看了一眼，後由陸萍說起來客來歷姓名，記在心裡，來人一落地，便認出是欲向五老尋仇的楊笠子和虎尊者朱護，俱是旁門散仙中有名人物。當地禁制周密，不問是誰，到此也須由入口走進。來路所遇左道妖邪，也頗有兩個道術之士，大都連風穴影子都未見到便送了命，這兩人竟敢衝破上面禁網自空飛落，可知厲害。再聽先前怪徒口氣，分明早知二人要來，埋伏相待。轉眼必有惡鬥，出去正好撞上。忙打手勢，令柳、梁二人噤聲，靜心觀變：不可言動。

三人剛將身伏好，便聽楊笠子道：「老怪物一點不講交情，別時口氣似有用意。這裡又如此安靜，與以往形勢不同，發必厲害。道兄還是審慎些好。」朱護怒道：「川東五矮，我恨之入骨，早知他隱跡此間，只為他們人多勢盛，法寶尚未煉成，強忍多年。

這次本意尋他拼個死活，因聽老怪物竟肯借他山陽之地與人鬥法，來尋老怪物一問，才知風穴所藏竟有五矮夫妻仗以成道的各種靈藥在內。心想五矮雖是仇敵，周澄和雁山六友、沈氏父子多是故交，他兩家又恰合在一起與妖僧對敵，周澄對我二人又甚恭敬，其勢不能為了五矮，連他八人一起破臉。事前專尋五矮報仇並非不可，偏生穿雲頂狄老兒與他交厚，並且蘇、商二人和智和尚均在這裡。五矮原非弱手，又有好些支援。我所煉法寶雖有極大威力，就此想要殺他報仇，決非容易，因而想到穴中靈藥是仇人成道根本，他本人又不能自來取走。與其徒勞無功，不如將此靈藥毀去，使其空盼多年，結局無望。

這等報仇實是絕妙。只是老怪物性情乖張，喜怒無常，我早料難說話，果然上次和他一說，不但固執成見，還說出許多欺人之談，反倒欲罷不能。我雖不知這裡風穴與子午寒潮底細，一則我自來行事均有成算，已然豁出與老怪物夫妻破臉，法寶已然借到，更無顧忌；二則我志在毀滅靈藥，報復前仇，既不想據為己有，自身已入風穴，便不怕老怪物有什埋伏。稍有不合，索性連風穴一齊倒轉，將老怪物所仗天時地利的老巢毀去，看他把我如何！此時寒潮未起，不知虛實深淺，且隨我暫候。只等寒潮一起，看出來勢，便可反擊。自來耳聞不如眼見，平日魔法禁網說得多兇，適才經我略施法力，便連衝破他當空六層禁制。我們身入重地，這些話必被聽去，老怪物不過藉著自己不值伸手一句大話，樂得藏頭遮羞而已，真有本領，早出來了。」

朱護神態驕橫，楊笠子似覺當前景物安靜得出奇，有點憂疑不安神氣。朱護話剛說完，便聽先前取酒人暗中罵道：「不要臉的牛鼻子狗道！大氣吹完了沒有？我師父自然不理你，可是沒提到我們，不算食言。實對你說，我二人終年在此修煉，實在閒得難受，仗著師父沒有囑咐，知道你們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，特意在你到前將禁網撤去，換上虛景，你當是真的衝破了麼？真要衝破那麼厲害的禁網，怎連一點反應跡象都無？你們在自修煉多年，還煉法寶尋人報仇，連這點都看不出，真個丟人！不信，你再往上看，現已深入死地。黑風寒潮吃我二人閉住，正在蓄勢，等你們來享受。倒要看你如何倒轉風穴就勢反擊。我師徒照例無論什事言明在先，決無不教而誅。如不罵我師父，還可跪拜服輸，爬退回去，看在先前相識份上，饒你一死，現你自己發狂找死，已然無用。你須小心戒備。我話一完，便開穴出現了。」說時似見上空碧色光煙閃了一下。

朱、楊二人原是能手，上來那等驕狂，聞言同向上空定睛一看，只有朱護眉間隱含煞氣，並未插口還罵，依然聽了下去，只把雙目註定發話之處，手掐靈訣相待，似是氣在心裡，算計敵人隱藏穴內，只等開穴出現，迎頭猛下毒手情景。哪知發話人早防到此，語聲才住，便聽穴底悲風怒號，萬籟皆鳴之聲隱隱傳出，緊跟著一團灰白色的影子由右穴下飛出，內裡夾著兩條人影。朱護早已蓄怒相待，口喝：「小孽障納命！」揚手便是一個霹雷，夾著大團烈火迎頭打去。白影立被擊破，漫散開來，人影立隱。當火發時，勢原猛烈，可是兩下一撞，灰團雖被撞散，雷火也似螢火一般一閃即滅，滅時火光甚是微弱，那雷也無什威勢，聲甚悶啞，同時左穴碧光略閃。

隨見兩怪徒在上空現身，笑罵道：「牛鼻子狗道你上當了！那是我們閒中無事凝積的穴口一道潮頭。我二人法力有限，整天在風穴冰窟之內，這個卻是行家。就這樣，對這兩間窮陰精氣所聚之地，也只躲在風穴入口，仗著天生地利和師父近傳法力，略微啟閉操縱，不敢真個挨近它，更不敢深入穴底送死。因等你們不來，兩穴口全吃我閉住。

第一次潮頭無路可出，自相凝結，恰好送你當頓點心。你將它擊散，再好沒有。總算風出還得一會，否則你更快活了。我們難得有人送了好酒好菜，要去一旁飲食，恕不奉陪。

你們慢慢在此享受吧。」楊、朱二人發覺敵人用幻影引誘自己擊散寒魄精英，使其增長寒威，人卻施展魔法逃走，知道上當，又聽笑罵刻毒，全被激怒。不等說完，一面行法護身，一面各將肩背一搖，立有兩道紅光朝上飛去。兩怪徒懸立風穴上空，並不甚高，紅光電掣飛上，竟似被什東西阻住，不住衝突亂竄，不能近身。兩怪徒也未還手，說完便狂笑而去。

三人藏身隱伏壁洞以內，只就石隙外望，哪裡還敢略現形聲！先聽雙方笑罵之聲，越來越低，怪徒走時，只是面現大笑，聲已不能入耳。下面二人也是隻見憤急口動，聲息皆無。白影氣團先似淡雲慘霧，順來路冰壁散漫開來，緊跟著右穴便有一股灰白色的冷氣衝將出來，勢絕猛迅，撞到冰壁上面，反捲回來，龍翔電舞般接連兩三個急轉，倏地騰起，靈蛇也似往四面射去，前面近百丈方圓的地面，灰濛濛立被佈滿。雖幸寒潮狂噴激射而出，勢子太急，一味朝前急轉猛射，初出口這一段又是聚而不散，近崖一帶未遭波及，那奇寒已比來路所經增高許多。總算此時吃飯歇息，立處恰在洞左角上邊，地面沒有寒精結成的霜粒，寒潮在前，與之相背，又是站立不動，各自加緊運用真氣，還能勉強支持，否則直無生理。再看朱、楊二人，先前驟不及防怪徒有心作對，寒潮恰是迎頭撞到，雖然防禦也快，此時全身俱在紅光圍護之下，更有一幢血色光華籠罩在外，不知

怎的競難衝出險地，中間還吃寒潮白氣捲起，連人帶護身光華裹定急漩了兩下才行掙脫，避開正面躲向一角，看去身寒體戰，面容憤急之中已帶愁苦，在具那高法力，竟無所施。

三人方覺快意，忽想起壁上小洞甚多，均可容身。這一帶，寒潮不曾湧到，遲早必被發現，必來躲避，如若撞上，卻是不好，心中愁急。再仔細一看，原來朱、楊二人僅將正面潮頭奮力避開，身外仍吃寒氣包沒，一任連用法力施為，仍是凝聚不散。寒氣本是灰白色，似煙非煙，似霧非霧，吃血焰紅光一映，彷彿濃霧之中擁著一幢極大火炬，銷燬千重，頓為奇彩。一想來路光景，方悟寒氣壓力極大，況是寒精所萃，妖道血焰紅光定是火熱，陰陽相搏，寒熱互戰，彼此均有威力，互難消滅，氣勢相引，自然越附越密，糾結不開。人在其中，四面重如山嶽，自然寸步難移了。再聽穴中，悲風怒嘯之聲反倒較前隱微。想起塔平湖崖洞半夜所聞，聲勢之猛，知為寒氣所阻無疑，那狂風出穴更不知是什光景。無心得此避寒避風之所，真乃幸事。算計深入寶山，必在妖道敗亡、潮收風住以後，照此情勢必可功成如願，便各耐心靜候下去。

先後待有刻許工夫，子午寒潮所發白氣忽然由盛而衰，漸漸中止，不再冒起。兩妖人身外寒氣雖然包沒不散，手足已能轉動。知這兩人如能行動，便成大害，心正發愁。

朱護倏地咬破舌尖，將口一張，立有一個血紅色火球噴將出來，身外血焰也自加強暴漲，將外層寒氣撐大好些。跟著手挽法訣一揚，一聲悶啞的雷聲過處，身外血焰倏地一收，火球隨同爆散，化為無數星火紛紛飛射，四外寒氣立被震盪開去。楊笠子早就顫著一雙手想要施為，一見同伴成功，回手法寶囊內取出一物，揚手飛起一片青紅二色交織的光網，就勢將朱護一同護住，冷似稍減，互相口說手比，彷彿上來失利，已知警戒，不敢冒失下手，正在商計之狀。那剛被震散的寒氣似有靈性，也正由分而合，向朱、楊二人湧去，急得二人二次發出血焰紅光，迎上前去。這一來，二人身外又添上一層光罩，奇光映照，越發好看。

寒氣分佈一廣，自然較前薄弱了一些，二人也不似先前冷得亂抖。朱護隨由法寶囊中取出一個酒杯大小的黃色晶珠，託向手上，覷準左穴，似有動作。忽聞異聲起自穴底，聲並不大，聽去頗遠，但極淒厲，十分刺耳，緊跟著由左穴中飛出一條黑氣。三人藏身壁洞以內，直到飛出丈許方始發現，見那黑氣只有碗口粗細，直似一條黑蛇蜿蜒而起，初出勢並不快。除看去韌性頗強，像個有質之物外，並看不出有多大威力。兩妖道自從掙脫正面寒潮，一直立近左面冰壁之下，相隔風穴頗遠。朱護本來一手持珠，一手回取身後竹筒形的法寶，待要發難，異聲、黑氣一起，被楊笠子拉住，面上同現憤急作難之容。

那黑氣先未向人進攻，依然蜿蜒前飛，一晃相隔冰壁約十多丈，漸漸掉頭向上，似要往空騰起。朱、楊二人方現出一點喜容，後見黑氣似起不起，停滯當地，後面仍在突突亂冒，當頭一段也漸漸粗大，只是聚而不散。二人本是靜立當地，暗中戒備，因身外寒氣已被寶光撐大數倍，相隔黑氣不過兩三丈，惟恐撞上，便向右壁移去，初意黑氣乃地肺中罡煞之氣所凝結的風母，當地奇寒初出，只是黑氣一條，一到外面，微受無風鼓盪，或遇上些微阻礙，略微一撞，立化狂風爆發，摧山崩嶽，拔木掀石，威力之大，異乎尋常，萬萬挨它不得，想躲遠一些，等風母完全出淨，乘機人穴。本來黑風發無定時，一同出穴之時甚少，可是每一遇上，必相吸引，終於凝合，助長威勢。寒潮已退，本可無事，偏生二人用了純陽之寶，本身真火禦寒，結局吃寒氣包圍，緊附身外不退，氣機相感，捷於影響，黑氣停滯不起，便由於寒氣吸引之故。況那身外寒氣重如山嶽，二人法力雖高，移動也頗費力，仍停不動，也許無事，這一往側移動，見那黑氣忽然掉頭向下，朝身側趕來，心一發慌，更以全力移避，震撼之力一大，發難更速。

黑氣前頭一停，後面仍出發不已，前面七八十丈一片地上已被盤轉大半，直似一條百丈黑龍凌空翔舞，一經發難，立似驚虹飛射，電也似急，朝二人掉頭衝去。只聽轟的一聲大震，初發時還似巨聲悶在鼓裡，未容一瞬，尾聲立轉洪厲，黑氣也似火炮一般爆散。朱、楊二人寶光外面的灰白寒氣立被盪開，化為片片煙雲，朝上空急湧而去。當頭黑煙一散，後面的也隨同分裂，當時黑煙激射，整個地面全吃佈滿，洞外直成了一片黑海。耳聽狂風怒號，聲如萬千迅雷互相擊撞，震耳欲聾。

柳春等三人雖在背風一面，但是前有冰壁回釗，威勢甚大，存身壁洞也在搖撼，似要被風吹塌，先頗驚惶駭退，哪敢當風而立！嗣見風勢雖然奇猛，冷卻差不多。試冒狂風閃向洞口一看，朱、楊二人身被寶光籠罩，在黑風中不住搖晃，手上一珠也發奇光，神情似比先前抵禦寒潮時還要好些，只是風力猛烈異常，尤妙是齊向朱、楊二人猛迫，先還形似黑雲，湧向二人身側便自散退，漸由分而合，化成無數箭形之物，攢射上去，寶光映處，箭如雨集，看得畢真。也不知二人用什方法，黑箭挨近光層，仍是一觸即散，轟隆砰旬之聲宛如山崩地震，猛惡已極，看似無害，但是每經過這樣一次，黑氣定必增強，凝積成形之物也越大，一會便粗如人臂，聲勢益發浩大。二人漸覺形勢不妙，幾次奮力騰起，均為當頂黑雲所阻，一路閃躲衝突，不覺挨近三人洞外。黑風似在捕捉逃人，接連幾個滾轉，化為無數大小黑色風柱，根根矗立，電旋急轉，圍湧上來，將二人困在當中，不消半盞茶時，越生越多，俱做一大圈，密集光外，轉風車也似急旋不已，吼嘯之聲反倒減低了好幾倍。

柳春立處，恰有兩寸來寬空隙可以外望，見光中二人手挽法訣滿面悲憤之容，一面防禦，一面又在爭論。因敵人已然臨近，不問是人是風，只一侵入洞內，立是死數，寒潮不止一次，再如發動，連黑風一齊進攻，休說被困兩妖道，連自己三人也是凶多吉少，心中惶急。側耳一聽，先是朱護怒罵：「老怪物可惡！少時風止，如若不能成功，脫身去出，從此決不甘休！」楊笠子卻怪他：「那日分手，對方雖然不見相助，始終固執前言，不許道術之士犯他禁地，但也並無惡意。便上次來時如若循例，由峪口入內，相機而行，也許無害，至多不能成功，何致如此危難，不合自恃法力，硬要衝破禁網，自空直落，到後，又不合心驕嘲罵，才將小怪物激怒。照此情勢，分明暗中主持，與我為難，這萬千年兩間窮陰之氣與寒魄精英所萃，法寶多失靈效。所仗定風禦寒之寶，用時只稍見效，等它散而復聚，威力更大。如今上有魔網，下有寒潮黑風之困，能保得全身已是萬幸，不自合力設法遁去，再說狠話，除將仇敵激怒，越發為難，尚有何用！」朱護厲聲怒答：「我先前不過誤用法寶，方有此失。今已悟出此中機密，休看風柱環繞，形勢險惡，只暫時不去惹它，仍有破法。我身後太陽神火彈尚還未用，你這等愁急膽小作什！」

楊笠子道：「道兄，你我多年至交，非我多口，你雖和我都是旁門中人，以前和各派長幼兩輩多半相識，本來不會有事。無如你近數十年性太強做，出口常時傷人，以致交遊日少，朋友生疏，有事全仗己力，無法向人求助。來時我原想到以毒攻毒，這窮陰凝寒所積精英，仙凡所不能當，只有陰雷可破。無知這類人物近多遭劫，只有兩人老早服低閉門，如今尚在，一個並已改歸正教，討來傷人他固不肯，用以破這寒潮黑風，還可藉口為世除害，定必允諾。此外還有一人，陰雷雖非自煉，卻得了不少。起初也是朋友，本可向其求取，也都為你得罪，連我都無法上門，否則豈非絕妙？你以為純陽制純陰，其實氣機相引，反而助長威焰。萬年蓄積凝鍊的罡煞之氣，如若法寶能制，五矮早就下手，不借口師命裝大方了。我因覺你所煉法寶威力至大，一時疏忽。適才想起百禽道人前在莽蒼山風穴取冰蠶時所遇，此入法力何等高強，那裡風穴，因寒魄精英已化冰蠶，成了氣候，竄出地竅之外，每日不再呼吸吞吐。地氣已洩，風力隨之減小，如無峨眉異寶相助（事詳《蜀山劍俠傳》），尚難脫身，何況這裡比莽蒼山更加厲害，風柱環繞不退，氣勢加強，稍微似前激動，立時爆發。我已自知無力，你那法寶不知能否抵擋，真須留意呢。」話剛說完，右穴悲風怒嘯之聲又在隱隱傳來，比起先前更加淒厲。朱、楊二人聞聲更見緊張，立各停口，不再爭論。朱護手持太陽火筒，欲發又止，好似吉凶莫卜，委決不下。

柳春料知寒潮已起，大難將作，側顧丁、梁二人，雖和自己一樣，故為鎮靜，也是面有

愁容。人當萬分愁急之際，稍有一線生機，決不放過。柳春先遇史厲，得那兩粒陰雷珠時，雖知是件異寶，因李同和師長同門，均說當地法寶無功，不會道術的人比較倒好，此行全仗神功禦寒，見機行事，關係甚重，此寶如有用處，便五老、李同不說，草衣道長也必向丁良預示先機，史厲又有不入穴不可妄用之言，因此放在囊中未怎在意。

及聽楊笠子說起陰雷妙用，正與史厲之言相合，暗忖：雖未入穴，風柱已起，後洞正是左風竅，聞說黑風間日一齣，每出定必迴轉，日期又是不定，穴中除冷得稍好外，危機更多，反正身臨奇險，無事便罷，萬一黑風侵入，或是敵人強躲進來，此外更無抵禦之物，反正是糟，只索仗此一試了。心念一動，不由手伸囊內，將珠握住。因記得時雷珠大僅如豆，紫碧二色相映閃光，妖道行家，發現珠光入內劫奪，反倒引鬼人室，臨機忽然慎重，未敢取看，只握了一粒在手內，靜待時機。

自從妖道被困，寒潮退後，三人雖知說話已可聽聞，惟恐對頭警覺，除偶然以目示意外，全未開口。柳春暗持陰雷，以備萬一，誰也不曾得知。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第二次寒潮已然湧出。這次威勢更大，出洞便是一股灰白色的冷氣，和先前黑風出洞情景相仿，只是勢子較急。那黑色風柱不下千百根，本在右洞之側環繞朱、楊二人寶光以外互相急轉，中間各有一點空隙，層次分明，並不挨攏。兩洞相隔二十來丈，起初風柱之外尚有黑氣迷漫波動，因朱、楊二人所到之處成了中心，風柱之外黑煙如潮，齊往上湧。

隨著風柱轉動，黑煙逐漸減少，可是風柱也隨著加大增多，於是空出大片地面。寒潮出來，如若照直上升，並不至於撞上，無那兩件東西氣機相引，寒潮剛突向前才兩三丈，倏地掉轉，驚虹急竄，徑向風柱叢中猛撞上去。

照例寒潮一起，群響頓寂，連說話聲音都吃凍住，不能人耳，這次卻是不然，許是風力太強，人語雖未聽到，那驚風怒嘯之聲卻大得出奇。始而寒潮與風柱一撞，潮頭灰白色的寒氣便自散落，後面的立即狂湧激射而出，一齊擁到風柱中去，好似略微挨近便被吸收了去，不見再起，可是風柱旋轉越急，漸漸長大挨攏，密壓壓環成一個大厚圈子。

這次寒潮出得勢猛，完得更快，一會便自發完，不見一點影跡。所有風柱卻互相擠排蕩，發出一片軋軋之聲，合為巨哄，繁喧震耳，同時黑煙滾滾，翻飛激射，左近地面上矗立了數千百年堅如精鋼的冰柱石筍，挨著便折，晃眼碎裂大半。

三人存身的壁洞幸在風后，黑風寒潮又是環攻一處，只看出風力奇大，不曾受害，可是

狂風怒號，越往後勢越增強。附近風穴的壁洞，被風潮融合的黑煙略微掃中了一些，岩石便即碎裂，紛紛崩墜，斷石殘沙立被黑風捲起，滿空飛舞，轉眼又成了大小風柱，互相急轉，沙石磨擦，發出千萬點的火星，明滅閃動，四下迸射，宛如大雨，看去越發駭人。

朱、楊二人知道寒潮黑風一遇先鬥，寒潮如盛，不被黑風吹盪開去，兩下立合一體，危險萬分，本想仗著法寶奮力防護，捱到風勢自行減退，方有脫身之望，開頭未敢妄動，及見風與潮合，威力暴增不已，先前環繞風柱，勢愈加強，看出黑風受了自己感應，萬無自退之意，並且越往後形勢越險，風柱激撞不休，少時自行爆裂，防身寶光一被震散，立成畝粉。朱護自信法寶威力，固是躍躍欲試，楊笠子也覺危機一瞬，除用法寶一試，死中求活外，別無善策，也不再勸阻。互相示意商計，立以全力施為，一面準備防禦。

朱護手中神火筒早就備好，先將火筒口往外一指，三團酒杯大小赤紅如火的精光，立由筒口飛出，隨著二人手指，由三層防身寶光交替閃動中，飛向光層之外。此時朱護也頗具戒心，行事審慎，上來不曾遽發，為防震破風穴引出鉅變，並還避開身後，特意轉向外面，等三粒太陽神雷穿將出去，緊附外層寶光之上，方始覷定前面正在互相擠軋的一排風柱，手挽靈訣往外一揚，三粒神雷方離光層飛起，朝前直射，相繼穿人風柱叢中。此寶原經朱護採取日華陽精煉成，專為抵禦峨眉派太乙神雷之用，收發由心，威力至大。一見穿入風柱之中，未被風力強行激發，以為有了生機。神火先將風柱爆發，以火力消滅寒潮，總不能控制黑風，逼向外去，便有成功之望，心方略寬。二次手挽靈訣朝外一指，正準備如法施為，哪知風柱擠軋激盪已久，本就快要震裂，神雷再一穿入，爆發更速，恰巧同時發動。可是這等風柱只裂一面，結局雖仍一樣，柳春等三人卻佔了極大便宜，否則再待一會，所有風柱一齊爆發，單是新起風柱中所裹碎石沙礫，哪怕其小如豆，其力已能穿鐵貫石而有餘，大的更不必說，那一震之威，當地所有崖壁全被黑風摧毀崩裂，人也全成粉碎，屍骨無存了。

三人先並不知有此厲害，方覺黑風電旋，聲勢駭人，忽見妖道偏身向外，發出三團火光，跟著第二次把手往外一揚，便聽接連三聲悶雷過處，黑風柱中火雨橫飛，星光震射，緊跟著天驚地裂一聲從未聽到的巨震，雷火星飛中，前排風柱忽然爆散震裂，黑氣似箭雨一般四下激射，當前崖壁山石，中上便碎，一齊粉裂，前面大片冰壁也自震碎，崩倒下來。四山一齊搖撼，轟隆砰旬之聲宛如天塌地陷，耳幾震破，周身作痛欲裂，存身小洞也自搖晃不停，地皮也在波動，所坐石筍已被震成三段，洞頂碎石粉落，各自還中了一兩下，如非武功精純，周身穿戴厚實，即此已非受傷不可了。那聲勢之惡與處境之危，

直非常人所能夢見。三人全被嚇得紛紛倒退，此時欲逃無路，洞外更險。外出固無幸理，藏身洞內，休說少時黑風捲入，非死不可，時候久了，洞壁為風崩塌，仍葬身在內無疑。

柳春情急之下，心想反正難活，如發陰雷一試，終是一線生機，又恐破了黑風，為妖道所害。側顧丁、梁二人，正縮身洞角，招手作勢，令與會合，意似情勢兇危，已令外視，要死也在一起。這時，由頂至地震撼更烈，好似小舟遇風，正在隨波起伏，狂風怒嘯，一片崩山裂崖之聲，潮成一片巨哄，心被震得亂抖。正憂急間，瞥見石隙外光影連閃，心疑妖道走近，忙即掙起湊向前去一看。原來前面風柱群震裂以後，一面是黑風如濤，崩山撼嶽，任多堅硬的崖石玄冰，挨著便成粉碎，又受寶光感應，不肯就勢上升，一味就在當地狂吹急旋，加上無數崩碎冰石重又捲起，許多較前稍小的風柱，各有二三十丈高下，互相摩擦激盪，發出千點火星。內中玄冰霜粒吃風火摩蕩，化為冷霧，籠罩其上。經此一來，於原有黑風柱外平添了許多煙籠霧罩火柱，矗立黑風之中，奇光閃耀，壯麗無恃。有時吃黑風柱一撞，碎裂崩散，紛飛迸射，直似灑了一天火雨，勢更驚人。

另一面，那些黑風柱繼長增高，本在互相排擠，前柱一倒，得隙即入，重又環攻而前，將朱、楊二人困在當中。

二人先發火彈，一擊未成，反受巨震，防身寶光幾被震散，因前面風柱去了三分之一，二次合圍，相迫急緊，壓力更大，如非功力尚深，當時已成粉碎。就這樣，暫時雖然苟延殘喘，人也受傷不輕，料知危機一發，只得拼耗元神，連噴真氣，各施全力防身，強自掙扎，隨風滾轉，意欲掙向穴口，上面既不能逃，索性避入穴內相機一拼。本來相隔便近，這一強掙，竟被掙離風穴十丈左近，黑風越刮越兇，即便二人不動，早晚也必吹人洞內。經此一來形勢越險，雖仗藏身小洞，不當正面，橫裡相隔還遠，風尾過處，洞口一帶外壁首先震裂倒塌，整片崖壁立被黑風捲去無蹤。總算那是風尾餘波，一掠即過，不曾深入洞內。

柳春正看之間，猛覺眼前一暗，一股絕大吸力似要將人吸走，趕即後退，再往外看，寶光映處，面前全空，洞壁已然不見，嚇得驚魂皆顫。又發現光層中二妖道滿面悲憤之容，一手挽訣，一手指著自己這面，嘴皮亂動，正往橫裡移來。知道身形已現，不論是風是人，均是殺星，反正難活，只有一拼，如能僥倖連妖道除去，豈不代五老去了兩個強敵？不由雄心陡起，便把握珠的手取出。因想小小一珠，難道真有這大威力？不覺將手伸開想看。忽見二妖道朝著自己不住狂呼手搖，為巨震繁喧所亂，一字不聞，看去似甚情急，楊笠子更帶哀求之容，往身前掙扎愈急。方想莫非二妖道想與自己連合不成？

心念才動，因朱、楊二人猛力前掙，四圍風柱失了平均，排蕩擠壓更甚於前，一面發出極猛烈的軋軋之聲，似要衝蕩爆發情景，那未成形的黑風又在推波助瀾，一路急湧過來，相隔不過數丈，眼看便要往洞前捲到。先前受過虛驚，人差一點沒被黑風捲去，知道厲害。當時情急心悸，不假思索，揚手便把陰雷朝前打去。

百忙中瞥見光層中妖人四手齊搖，面色慘變，知有原故，陰雷已化為一團碧螢般的流光飛出，黑風也自捲到面前，隨同妖道掙扎旋轉的風柱，也正由側面移來，相去不足三丈，全洞也似大樹經風一般，正在連連搖撼，一片崩石墜裂之聲起自身後。情知不妙，剛剛咬牙，橫心待斃，就這眨眼工夫，陰雷已由滾滾黑風中穿出，打向風柱之上。當時只覺眼前碧光電光奇亮耀目，同時又是一聲地動山搖的巨震，全洞立即崩塌，身上連中了好幾下重的，腳底一軟，耳鳴目眩中，似見洞外大小風柱爆發激射，黑煙白霧宛如驚濤駭浪突然崩落，整座冰壁環崖一齊震裂倒塌、齊向當中地面壓到，青紅色的寶光夾著無數血焰紅光紛飛雨射，也未及看清二妖道的形影，人已往下陷落，上面洞頂也自倒塌，當頭下壓。情知不妙，剛急喊得一聲「二位賢弟」，底下話未出口，猛覺頭上受了一下重擊，立即暈死過去。

待了些時，凍醒過來，聞得耳旁有人急喚「師兄」，忙睜眼一看，正是丁、梁二人。

丁良手中劍已拔出，劍光強烈，照得兩丈以內甚是清晰，同伏身側，正在大聲呼喚。記得先前崖崩地震，頭受重擊，陷入地底，可是身側不見一點碎石沙礫。那地方從未到過，環身左右，大小晶柱矗列如林，吃劍光一映，流光散綺，幻為麗彩，耀眼欲花，回憶前情，直似一場噩夢，連忙應聲躍起，覺著周身到處痛酸，用手一摸，頭上腫起一個大包，背腿等處也受了好幾處硬傷，但不甚重，仍能行動。

一問前情，才知丁、梁二人見洞壁為黑風捲走，難於隱跡，方自愁思，忽見朱、楊二人朝著自己這面搖手急叫，意似求助，知在山中見過，必被認出，但是一行三人均無法力，怎會有這求援情景？不料柳春突然揚手，陰雷爆發，大片碧光迸射，風柱立被擊散，往四外激捲上去，聲勢較前更猛十倍。朱、楊二人護身寶光，吃新擊碎的風柱只一排蕩，便自震散，本就難幹活命，又吃陰雷擊中了兩下。不知怎的，神火筒也在此時發生巨震爆裂，霹靂連聲，二人全身震碎，再吃黑風一卷，連同新爆發的大片烈火，全數往上捲走，火光一閃即滅，人也無蹤。寶光震散以後也是略閃即隱，只剩陰雷碧光還自連珠爆發。

二人立在洞角，先未陷落，看得畢真。不料外面山崩地震，洞內地層也自下陷，偶一側顧，瞥見柳春陷入地底，當頭一片洞頂同時倒塌，正往柳春頭上壓下。丁良一著急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縱身往前撲救。四明知道這樣平白送命，於事無補，百忙中剛伸手將他強行拉住，欲待地震過去再作打算，誰知柳春立處地層一隱，洞角一帶也連帶下陷，方覺腳底一軟，人往下沉，身後一片洞壁已貼著二人脊背倒壓下來，隨同墜入地底暈死過去。過了好些時候，忽然同時回醒，一摸身上，只背腿等處略受磕傷，並無妨害。當地頗似一條形似甬道的洞徑，一頭是個斜坡，地上堆著不少砂礫碎石，大石塊卻未見。相隔上面頗高，四壁滿是新震裂的縫隙，上面似有大石蓋住多半，隱隱透見灰濛濛的光影，近頂缺口有好幾個，後來認出上面乃是來路，當地便是石穴寒潮發生之地，因先前小洞緊傍石穴，本不相通，地震之後形勢變易，震出幾條裂口，與右穴洞徑相通，二人陷落時恰好墜入洞中，山石堅厚，地皆石質，一時受震倒塌，裂口不大，洞壁自後下壓，吃裂口擋住，不曾壓向身上，因而得生。

二人驚魂乍定，覺著柳春陷落時，洞頂似未壓中頭上，人已入地，當時雖未看清，彼此情景相同，想必命也保住，喊了兩聲未應，覺著又冷又餓，雖是風穴深處，那冷卻比初經寒潮時好得多，再一用功，便自和暖。四明服過禦寒靈丹，更加無事，餓卻難當，糧袋寶劍幸未失落，只得取些出來，胡亂吃些，邊吃邊找，行進十來丈，地勢仍是向前傾斜，到處都有大小晶柱遇上，先當是石鐘乳，隔著皮套一摸，奇寒浸骨，方辨出寒潮精氣結成的冰柱。洞中昏黑，全憑著這些五光十色的冰柱在暗中閃光，依稀可以辨路。

惟恐有失，丁良試拔新得寶劍，竟煥奇光，遠射十步以外，比初到手光更精強，立即用以照路，又進數丈。方想柳春下落不會這遠，連喚無應，遍尋無跡，多半不妙，好生焦急，想往回找。四明見他悲急嘆氣，力說：「老少主人妙算前知，既看重柳兄，決可無妨。先前形勢那等兇危，我獨不急，便由自信之故。」

丁良聞言心雖略寬，終是難過，正商量重往回路細找，忽見劍光照處，左洞壁間似有一條裂口，心疑人由此口下落，忙趕過去用劍光照看，那裂口比自己落處更要彎曲傾斜，劍光只照出三數丈便吃擋住。再一回顧，柳春僵臥在裂口對面相隔三丈一根冰柱之下，伸手一摸，通體冰涼，胸頭猶有餘溫，知是緊貼冰柱上臥之故，忙即移向空地，用內家按摩之法施救，一面同聲呼喚，經了好一會方始救轉。料知此行先後歷時不少，必已餓極，一問果然，重又陪同吃飽，略一商計，便同前進。因不甚冷，先還拿不準是否右洞，後見洞徑寬大，冰柱如林，滿壁霜粒，奇冷難近，地形老是向前斜傾，又深又長，先前

小洞隔壁又正是右洞，估計不差，益發賈勇前探，穿行冰柱林中約有十里之遙。

三人不知歷時已是三日，所遇雖險，般般湊巧，此時恰是寒潮出淨，又當陰極陽生，全月中寒潮最弱之時，並且這次黑風勢最猛烈，先吃朱、楊二人妄施法術法寶，相持震盪，鬱怒莫宣，並被最猛烈的陰雷一擊，風母由此震裂，兩座風穴同被震塌，風穴更甚。

事完不久，鉅變爆發，二穴真氣全洩，地穴也自封閉，永絕後患，已然因禍得福。又走不遠，前面忽現出一個六角形的暗洞，人未近前便覺寒氣甚重，與初入穴口情景相似，語聲也低了許多，非大聲急呼難於聽見。來路本是一個地勢傾斜、上下冰柱棋佈星羅的深長冰洞，由離穴口裡許，地勢逐漸往中心收縮，收到盡頭，成一丈許大的深穴。